

鴉兒李記

● 何翼平

在離北京住家不遠的花市——曾經的花市，現在完全沒有花。有一間清真飯館「鴉兒李記」，是從燒餅店拓展成的老北京銅鍋涮肉店，老店開在後海的鴉兒胡同，由此得名。這家被稱為北京最好吃的燒餅店，北京人都去這裏買燒餅，燒餅的吃法很多，吃涮羊肉必不可少。李記想，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自己開間涮肉店呢？於是擴展出李記風味小吃、李記炙子烤肉、李記涮肉、李記清真牛羊肉店，發展得最好的就是「鴉兒李記」涮肉。雖然這一家離我的住所很近，我卻是第一次光顧，因為每次回內地最喜歡的還是江南菜。涮羊肉是北京一大名吃，香港同行們來北京都是必吃的，帶他們吃哪家？哪家最好？同是涮羊肉，品質味道大有不同，我離開時間長了，也生疏了。

「鴉兒李記」門面是古色古香的牌樓風格，剛是中飯時間，店堂滿座，外賣視窗有很多老老年人在排隊，生意很好。店裏座位不少，裝修有老北京風格，但感覺比較新。因為第一次來，不會點菜，服務員過來幫忙，羊肉分很多種，黃瓜條、上腦後腦、手切、後腿、羊肋條等等，我點了黃瓜條以為會很嫩，他提醒我這

個較有嚼口，不如「上腦」更適合我，果然如他所說，可見不欺客。湯底香濃不花巧，調料齊全，最喜歡每份送的一小碟辣椒油，油很香，辣椒酥脆，是店裏自己炸的，我不吃辣，但完全可以接受，必點的酸梅湯也是自製的，口味很正。

吃過「鴉兒李記」心滿意足走出來，不遠處有間清真牛羊肉店，是賣生牛羊肉的專門店，一個女顧客買了很多新鮮牛肉，說是專門來的，等開門就等了一個鐘，要做紅燒牛肉，年輕的店老闆又送了幾包滷肉料，女人高興地走了。我也來了興致，買了牛肉，也想紅燒。

紅燒是最容易的，但要燒得好可是有講究。回家先找書，台灣王宜一的一本講燒菜的書裏，專有「紅燒牛肉」一文。這是王宜一母親的拿手菜，在親友間極受歡迎，上家門的朋友都指名要吃它，一些旅居國外的老友，回來就嚷着要吃它，說在國外完全吃不到這樣的菜。外國的牛肉不是品質一流嗎？看來，還是要講講神妙佐料，主要只用醬油和糖，說它麻煩是因為它的滋味全靠反覆煮開再關火，不斷翻轉，直到牛肉熟透軟爛，要花4天時間，下篇再續。

虎門大橋往昔

● 鄧達智

香港過關，深圳前往廣州及周邊的路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九廣直通車起行40年前後，當中變化層出不窮，愈變愈快，愈變愈令人嘆為觀止。如非特意選擇走舊時路，往昔足跡就會隨時間變得無影無蹤，從我們腦後掠過，再難相聚。

虎門大橋並非從開始便出現在廣深路程之間，它是一道明顯分水嶺，將改革開放之後的南大門路況，跟今天傲視全球日新月異的中國基建，準確劃出歷史沉積岩的記認。特別在於，等同的發展在別國，隨時得花上超過一兩個世紀才可能達至，而我們卻無須半個世紀。

國人必須緊記，目下硬件蜚聲國際，軟件方面不斷進步然而仍需努力，距離達至更高文明仍有一點距離，大家一起加把勁，成功的光景離我們已經不遠。

開始時，乘坐港鐵東鐵線到羅湖站，過羅湖橋抵達深圳，輪候購票等待時間長短看運氣。正常情況車程不下4小時，筆者卻超愛鐵路兩旁劃界清晰的稻田，高而挺直的水杉成為田域的分界，成材後，亦可充當建築材料或作其他用途。高挺整齊的水杉樹，具備將風景浪漫化的完美作用。火車路程聽來既長且累，但在直通火車開通之前，如果選擇坐小車到省城，在那些路況並不繁忙的歲月，走國道猶可接受，雖然兩度橫水道，更須擔心出現交通意外引致嚴重塞車。

自從九直通車開通，兩個甚至個多小時車程即達，簡直感恩功德無量。

全國首條高速公路「廣深高速」通車後，除卻交通意外引致塞車，總算是令人深愛非一般的旅程。虎門大橋建成，往返廣深、珠海、中山、南番順更通達。汽車代步起革命，行走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使用各式交通工具貫通全國的旅遊路線更廣泛。那些年的東莞服裝業老闆們驕傲述說：「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出現一條新的大橋，不用大家再開『虎』色變——都被虎門大橋無時無刻大塞車，驚嚇得聞名色變。」

再下來，何止新的一條大橋？舒緩極度擁擠的廣深高速：沿海高速、南沙大橋、深中通道……路線寬廣、四通八達且多元化的高鐵的出現，簡直是超越世界級的劃時代交通工具。目前最快的一程車，西九龍高鐵站出發，數十分鐘之後即達廣州南站，順帶一提，沿海公路途經寶安機場，這裏每天飛出飛入的航班眾多，漸成東亞區內重要航空樞紐Hub。



● 番禺打「滴滴」回港，司機竟然取道早已被置諸廢後的虎門大橋。作者供圖

頸間空白究其原因

● 少爺兵

模特兒培訓中心的負責人之一兼時裝設計師友人Wilson（花名叫做瘟神），多次強烈表示不喜歡被人叫花名，所以一班朋友多稱呼他的英文名。聚餐時，Wilson突然向大家提問：「為什麼內地多位影視頂流紅星出席代言活動時，除了衣着、化妝及儀容特別極致外，極少在頸部、手腕上佩戴頸鏈手錶飾物作配襯？團隊失魂？」問題使在場的朋友們都面面相覷搖頭，甚至有人表示不明其所指。

Wilson解釋道：「頸間留白因為尊重。就算經理人已事前問過廣告商其產品的特色，但不少產品商已明言他們也可以臨場改動代言人應佩戴的飾物，故此在行中亦有不成文的規矩。大部分的代言人不管是頂流小鮮肉、花旦等，無論如何打扮時髦，他（她）們的頸部和手腕處都是空白的，不致令代言商品失色。這問題對影視紅星來說不如不戴自己的飾物，兼且很多影視紅星也踩過不少地雷，白白為某些商品做了免費廣告。所以不知道此陷阱的藝人會多次被贊助商的禮儀小姐圍攻，而明白的助理便會拉着旗下藝人快步走過。」經過Wilson的多番描述，眾人不點點頭表示：「原來是這樣的！」

Wilson又說，他亦是問過多位影視紅星及圈中人才知道原委，初時他也覺得是影視紅星的團隊疏忽、失禮於人前，現在大家都明白團隊的用意何在。影視紅星可以擁有一些粉絲，然而，模特兒這職業就不會有固定的粉絲群，事關模特兒每次出騷均少有固定的服裝或珠寶首飾，品牌以適合為標準選人，跟影視紅星完全是兩個圈子，不可相提並論。

資深模特兒Kent哥認為各行各業都有它的高光時刻，時裝或飾物才是真正的主角，故此，模特兒不像影視紅星的頂流、被追捧的偶像，現場觀眾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能否有適度度。模特兒基本條件是身材高挑的衣服架子，這樣才能顯示出產品的優勢。不同的賽道哪來比較？只有時勢造英雄，不過英雄亦要適時地存在！

坐拼車去深圳

● 項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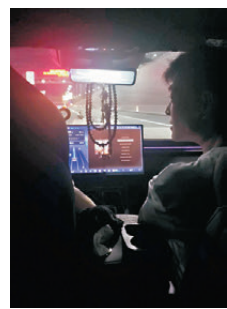
由珠海去深圳約135公里，我們很少在香港試過這樣坐的土路城，因為會是平價，以香港「紅的」來計的話，肯定過千元，比機票還貴。

今天客戶邀請我去珠海講一場升學講座，完成之後，我可以選擇返香港或者返深圳。周末黃昏的港珠澳大橋通常都會塞車，於是我決定返深圳。

由珠海拱北口岸的凱悅酒店返我深圳屋企，一共135公里，「滴滴」顯示300多元人民幣，還未計算深中通道的高速費用120元人民幣。但是滴滴「順風車」的話，顯示就是79元人民幣。我知道順風車需要預約，早上就開始拼車，但是我按了半天，也拼不成，原來要我提前一天拼車。

焦頭爛額之際，突然想起內地有另外一個搭車的App叫做「哈囉」。我很多內地朋友跨城拼車都放棄滴滴用哈囉。

果然下載了「哈囉」App，5分鐘就拼成了。



● 筆者日前坐拼車由珠海前往深圳。作者供圖

《給阿嬤的情書》

● 叢仁

很多人會覺得《給阿嬤的情書》是一部記錄「過去」的電影，但我卻認為它是一部關於「未來」的預告片，預告着我們大灣區這一代人，該如何去接住那些漂泊在外的僑民。

電影裏的南洋，是鄭木生們的煉獄。他們在暹羅做苦力、躲排華，甚至蒙冤入獄，用命換來的那點工錢，折成了一封「僑批」。而在潮汕老厝，阿嬤葉淑柔守着空房，把那罐鹹豬肉當成唯一的念想。這不僅是兩個人的分離，這是一個國家對離散子民的遺棄。以前路斷，他們回不來；現在路通了，該我們去找他們了。

全片最讓我震撼的，是阿嬤與謝南枝那種「未曾謀面卻相守半生」的關係。謝南枝為了報恩，模仿鄭木生的筆跡寫了18封信。這是一種極其東方的隱忍，她們共用了一個男人的名字，卻各自在海外和故土扛下了所有的苦。當患阿爾茲海默症的南枝問出那句「鹹豬肉好食無」時，我瞬間破防。這哪是問肉好不好吃，這是在問：「淑柔姐，我替他守了一輩子，守得對不對？」

在香港長大的我，算是能理解海外華僑那一代人的困境。很多華僑後代，生於海外、長於海外，他們是「香蕉人」——外黃內白。他們聽得懂英文，卻聽不懂潮劇；他們會過聖誕，卻不知道什麼是「拜老爺」。

對於他們來說，祖國是一個模糊的符號，甚至是一種文化上的隔閡。他

們想回來，卻怕回不來；想認親，卻怕認不出。他們就像電影裏那封被颱風颶走的信，找不到歸途。

這時候，想起了我和高志森導演為廣州廣播電視台策劃的紀錄劇集《從大灣區出發》。如果說《給阿嬤的情書》講的是「過去的離別」，那《從大灣區出發》講的就是「現在的重逢」。《從大灣區出發》記錄了很多海外華人經香港入粵的尋根故事。香港不再是終點，它是門戶；大灣區不再是地理概念，它是精神原鄉。

我們要牽着那些海外長大的華僑青年的手，從香港入關，走過港珠澳大橋。我們要帶他們去廣州看小蠻腰，去潮州吃牛肉火鍋，去阿嬤的老厝裏，親手把那封遲到了幾十年的「僑批」送到。

《給阿嬤的情書》寫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等待，而是一個民族的鄉愁。寫到最後，也不再是曉偉寫給阿嬤的，而是這一代的海外遊子，寫給祖國的一封信。而《從大灣區出發》告訴我們，路已經鋪好了。阿嬤，以前你等批，等得頭髮都白了；以後，我們從大灣區出發，帶你的子孫回家。這封信書，我們大灣區的新世代，幫你送到了。



●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作者供圖

在香港離島種菜的人

● 鍾倩

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土地上，種菜是件極為奢侈的事。直到遇見吳燕青，她在離島的種菜經歷喚醒了我心底的田園夢，並看到了女性對自由的追求。

過年期間，能吃上自己種的蔬菜，是何等幸福之事！摘回青菜打邊爐（火鍋），嚼在嘴裏有些甜。香港的客家人過年習俗裏，要在廚房的灶前擺一束「和氣生財」，由帶根鬚帶泥的芹菜、蒜苗、生菜、胡蘿蔔、葱組成。吳燕青帶著3歲半的溫暖和半歲的溫馨拎着籃子去菜園裏拔菜，回家用「大吉大利」紅紙包起來，由內而外的滿足感溢於言表。

在寸土寸金的都市，房前栽花、屋後種菜，乃是現代人嚮往的時尚生活。吳燕青是位教書匠，育有3個孩子，她四處奔波，終於在離島大嶼山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對面的一個樹林，租下一塊地。種地的過程一波三折，可謂「關難過關關過」，花墟道買種子、肥料、工具，從歐陽先生家裏拉水管澆地，卻把村長絆倒在水溝裏，不得不不上門賠禮道歉。

慶幸的是，她有強大「後援團」：種菜的姊妹、慧阿姨、樂婆婆、莫婆婆等傾囊相助，使得她很快得心應手。她穿種菜服，腳蹬長筒水鞋，戴一頂麥桿草帽，手持鐮刀割大片鬼針草。看着寶貝的小菜心、小茼蒿、油麥菜、小蘿蔔出土拔苗，她是說不出的滿足。她還種出了外婆的豌豆苗「紫蝴蝶」：「五六歲的我躺在冬日暖陽的田埂上，數着外婆種的紫蝴蝶，我也變成了一隻紫蝴蝶。」藉着土地的慷慨饋贈，她隔着歲

月的長河去擁抱年幼時的外婆，令人無不感動。

一個人的種菜心路，如掀開一角香港社會地方志，從中窺見社會的發展和生活的變遷。客家人慧阿姨，40多年前從廣東梅州嫁到香港，當農民六七十年，她回憶青馬大橋沒有建成時，需要坐船去賣菜，再採買日用品回村；莫家村的樂婆婆，曾跟着孩子在英國生活，親歷香港發展巨變，用她自己的話說：「離開香港的時候是坐船到啟德機場坐飛機的，回來的時候是在曾經種過田的赤鱗角下飛機。」而年過八旬的樂婆婆則是香港鄉下傳奇阿婆的代表，種地60年，周遊列國見過世面，哪怕腳受傷也不放棄種菜，她的身上自帶香港人堅韌、低調、樸素的精神底色。

一個人的種菜心路，搖曳出溫馨的親子時光。最初的種菜，吳燕青是在西貢蠔涌村，8個家庭組成「農八夫」，實施農耕大計，種菜的時候，帶孩子親近土地，其樂無窮也。但好景不長，夢想照進現實，因工作忙被擱淺，她搬家後重新找地種菜。種菜的時光有煩惱，提水澆地的艱辛、蟲鳥噬咬的傷心、蚊蟲叮咬的鬧心，還有七八月逢菜荒期顆粒無收的灰心。種菜的時光也有溫暖——她將菜園命名為「溫馨溫暖小菜園」，疫情居家期間，菜地變身孩子們的樂園。她在田間地頭給言言餵奶，那是多麼動人的場景。她帶着言言去貝農農場撿拾牛糞，回來自製有機肥，她帶着孩子秋遊爬山去寶林禪寺找阿尼要萬壽菊種子……當種的黃瓜大豐收結了100多個，她抵達人生巔峰，村裏掃地的、看

更的、街市菜檔的、賣豬肉的、賣魚的，全村的人都吃到她的瓜。種瓜得瓜，以物易物，她也收穫滿滿，辣椒、秋葵、蘋果、雞蛋、豆腐、腰梅肉、魚等。

「菜園裏看看自己種出的菜，聽聽鳥鳴，感受落葉，淚窩淺的人，幾乎要流出眼淚來。」吳燕青種菜6年，收穫的不僅是果實，還有親情的和解。35年來，母親從未對她誇讚過，她順從家人的安排，學醫當醫生，後來因藥物過敏轉行，考取教育碩士當老師。母女倆的矛盾終於爆發，誰能想到，她們的和解是在田間地頭，當母親目睹女兒變得成熟，做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還呼朋喚友來家吃飯，第一次誇獎了她。原來，母親的內心深處隱藏着巨大恐懼，也是最深沉的愛的庇護——吳燕青是個早產兒，生下來時體重只有3斤，她擔心她的「七星女」（7個月的早產兒）養不活，才做得如此克制。母親玉蘭與女兒燕青，就像兩棵植物，從互不理解，到擁抱在一塊，她立志做全香港最執着的復耕人。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時間這位魔法師解開了心結，毋寧視作大自然的恩典。當人們走向大自然，就是回歸赤子的時候。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種菜、翻土、撒種、施肥、採收，跟着四季輪迴往復，也是在心靈的田壟上「種桃種李種春風」。「生命是一個年輪，幼小、年老，有血脈親情在其中，是一個輪轉的摩天輪。有愛，會讓一切無比溫暖。」那些大汗淋漓的體驗，那些手上磨泡的傷痛，那些種瓜得瓜的喜悅，藏匿着生命的天真與快樂。

拜祭文天祥

● 小蝶

上月我應崗廈文氏宗親會會長文先生邀請，參加江西5天旅行團。他邀請我時，我立即答允了。因為一來是我的榮幸；二來，我想去江西已久，卻從未踏足該省份。這次有宗親會妥善安排，旅程定會豐盛愉快。

我們由深圳崗廈出發，乘高鐵到江西，車廂清潔舒適。我發了照片給一位深居簡出的退休旅遊家看，他看後立即嚷着要盡快乘乘乘乘乘。

兩個多小時後，我們到達江西吉安，首要去的地方是文天祥陵園，多名年輕人舞着彩獅歡迎我們。我看到一個功德碑，上面刻着為籌建陵園而捐款的各地文氏組織的名字。我們走到廣場去，梯台上矗立着文天祥的白色巨像。我們一行百多人一起站在廣場上向着文天祥像敬拜和唸誦《正氣歌》。忽然間，彩色煙霧從巨像後噴出，漫天色彩繽紛，煞是好看。

上香後，大夥兒步行到文天祥的衣冠塚拜祭，那是全國重點文保保護單位。之後，大家乘車到富田文家村文氏宗祠去。那兒除了舞獅之外，還有舞龍和放炮仗儀式。我們向着文天祥的畫像上香後，再到文丞相祠參拜，然後返回宗祠門外的空地吃晚飯。我幸運地在畫像前坐下，吃了一頓特別的晚飯。我是很迷糊的人，見到桌上有綠色的瓜便夾來佐飯，原來那是飯後水果蜜瓜！

翌日，我們到文天祥紀念館參觀。館內詳細介紹文天祥的一生事跡，令我對這位民族英雄有更多認識。之後，我們到白鷺洲書院參觀，因為文天祥是在那兒唸書。導遊說白鷺洲書院在南宋時的學術地位相等於我們現時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文天祥能文能政，原來更是學霸。我在他故校的課室坐下來，幻想着名留青史的大英雄上課的情景。書院仍在，時間卻已流逝了幾近八百年。

我到了這時才想到怎麼這兩天的行程全是與文天祥有關？雖然我知道崗廈文氏是文天

祥的後人，但是為何這兩天都是拜祭他們老祖宗的活動呢？原來宗親會每隔一段時間便到江西拜祭文天祥。今年正好是宗親會返鄉祭祀之期，所以首兩天的活動都是到文天祥的故鄉吉州的不同地方祭祀。

我真是糊塗人，獲得邀請參加後高興不已，竟然沒有細問遠赴江西的原因。這次旅行充滿歷史感，令我獲益良多，比參加其他的旅程更有意義。不說不知，我參加的團約有150人，原來我們是第二團，一個星期前出發的第一團共有200名文氏族人參加，聲勢真浩大啊！

我國令人敬佩崇仰的歷史人物甚多，但說到民族英雄，文天祥必定榜上有名。我站在其紀念館內題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牆前，即使八百年過去了，仍感動得眼眶濕潤起來。

文天祥捨生取義的氣節是中國人追求仁義的榜樣，而其長存的浩氣亦如他所願，照亮了中國的歷史。